

论王旭高医案特色

上海中医学院 茅 晓

清代名医王旭高氏，素以治肝三十法称誉医林，其临证医案分别辑入《柳选四家医案》及《清代名医医案精华》中。观其论证遣方、议病用药，颇有独开新境之感，试作初步探析如下。

学本《内经》宗仲景

王旭高氏学本《内经》，尤得仲景心传，善用经方治病。如：一人心境沉闷，意愿不遂，近因患疟，又多饮烧酒之后，如醉如狂，语言妄乱，伴小水短赤、大便不通、渴欲饮冷二日。王诊其脉“小弦滑沉、舌苔薄白”⁽¹⁾，乃曰“疟必有痰，酒能助火，痰火内扰，神明不安”，证属少阳、阳明同病，并已连及厥阴，弥漫心包，仿仲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，以柴胡、黄芩、半夏、茯苓、龙骨、牡蛎、菖蒲、大黄、竹沥、姜汁、铅丹、甘草等组方为治。按仲景此方，原治“伤寒八、九日，下之，胸满、烦惊、小便不利、谵语、一身尽重，不可转侧者”（107条）。王氏则用于少阳、阳明同病并及厥阴之证，于原方中去桂枝之辛散，参、枣之补中，以调少阳之枢机，又除阳明之实热。此方铅丹、龙牡之品，镇摄心神，尤为要药，增入竹沥、菖蒲，专以化痰开窍。可谓“平日有真学，临时有巧思”。

王氏在治肝法上屡有创获，其治肝病案亦远法仲景。如治“内风”一案⁽²⁾，其人病后心中嘈热，胸前跳跃，继而气攻背脊，如火之灼，或大或小、或长或短，皆在经络脊脉之中。旭高阐其病机谓：“肝为风藏而主筋，心为火藏而主脉，心包络与三焦相为表里，俱藏相火，心包主里，三焦统领一身之络……良由病后络脉空虚，相火内风，走窜入络”，故施治之法，“非清不足以熄火，非镇不足以定风”，“络脉空虚，使非堵截其空隙之处，又恐风火去而复入”，故采用清火、熄风、填窍三法并举，仿仲景“风引汤”法，药用寒水石、紫石英、龙骨、牡蛎、滑石、生石膏、赤石脂、大黄、甘草等，镇心、清热、熄风，并加大生地、羚羊角、石决明等养血平肝。可见王氏既娴于仲景法，又不拘泥于仲景方。

为方博达诸各家

熟谙历代名家之长，博采众方、化裁与之，是王氏医案的一大特色。除仲景方外，历代名家，如胡道洽、王焘、许叔微、陈无择、张洁古、张从正、李东垣、张介宾、秦之桢、叶天士、喻嘉言等众多论治方药皆有采摭，诚属“为方博达，不名一师。”一人⁽³⁾“痰火迷心，神呆语乱”，上年夏季曾发，治之而愈，今又复作，脉浮小弱，舌红苔薄白，王氏诊曰：“盖由风入心经，蕴热蒸痰所致。用《本事》独活汤法”，以独活、防风、黄芩、山栀、玄参、石菖蒲、胆星、茯苓、竹叶、鲜生地等与服。考许叔微《普济本事方·卷一》独活汤，乃为“中风肝胆筋骨诸风”所设，仅独活、防风、茯苓、甘草等四药为王氏组方所取，盖取其意而不袭其方。又如治一人⁽⁴⁾“便泄数次，粘腻垢污”，连日沉迷嗜卧，少寐则神烦，自觉不安，屡起更衣，倦乏不堪。此症虽已经治，但仍便泄不止，苔白，王氏议曰：“拟和中化浊，仿子和甘露饮”，随选野于术、洋参、赤苓、泽泻、滑石、藿香、鸡距子、葛花、木香、橘红、通草、竹茹等治其病。宗其法而不用其方。

王氏治病本于《内经》，故效法前贤，又常合经旨而互参。可谓学有渊源，根柢扎实。如一人⁽⁵⁾先受“冷雨淋背”，后又“竭力鼓棹”，并“劳碌入房，挟杂于中”，以致身热咳嗽，历时四十余日，形肉消脱，卧床不起，饮食能进，痰气腥臭。旭高析其证为“肺先受邪，而复伤其阴”，乃参合《素问·痿论》旨义，自谓“阴虚者，阳必凑之，肺热叶焦，则生痿痹”，并进而阐发曰：“一损损于肺，皮聚毛落，至骨痿不能起床者死。”着力以养阴、散邪并投，方以沙参、紫菀、茯苓、地骨皮、川贝、玉竹、薏仁，合八仙长寿丸。待二诊，患者依旧“卧床不能行动，形肉消削，咳嗽痰臭，舌红无苔，脉细而数”，是皆津液消耗，燥火内灼之象。再思经论“治痿独取阳明”句，原理在“阳明主润宗筋，胃为气血之源”，乃拟生胃津以供于肺，仿喻嘉言“清燥救肺汤”施治，方由沙参、阿胶、杏仁、玄参、麻仁、天冬、麦冬、玉竹、茯苓、桑叶、枇杷叶组成。所增天冬、玉竹等味，

乃为益养胃阴所设。药后病情获安。柳宝诒称王氏此治“议病立方，深合《内经》痰论之旨。”⁽⁶⁾此外，王旭高仿崔行功“枳实理中”法，“转运中阳”治腹痛⁽⁷⁾；拟张介宾金水六君同都气丸法，补肾纳气、化痰蠲饮治阴虚痰饮；选李东垣滋肾丸合煎剂治吐血后呃逆不止⁽⁸⁾，以及撰用荆公妙香散“补益心脾”疗惊悸⁽⁹⁾等等，皆能启迪后学，开豁思路。

相反相成见妙义

临证治病，寒因热用，热因寒用，宜以去壅，通以行滞，此乃论治之常法。只要辨证的真，往往各见其效。王氏治病，审证精细，颇善权变。其通涩兼行，润燥并用等法，虽谓治出二途，却相反相成，殊有巧思。

如“痢疾门”载一案⁽¹⁰⁾，患者屡发喉证三五年，今秋腿肿出血，多服凉药及西瓜等物，遂患下痢赤白，常有干粪夹杂其中，延及百日，近见坚栗而痢更甚。王诊之曰：“从来肺有积热者，大肠必燥……夫脾受瓜果之寒湿，下流大肠而为痢，则大肠之燥当除。今独不然，竟若燥与湿各树一帜，相为犄角之势，岂非以脾属中土而主湿，大肠属燥金而主津，津亏则燥益坚，脾虚则湿愈甚耶？”察其证当属湿燥两伤，或通或塞，均非所宜，乃施润燥兼行之法，选全瓜蒌、当归、木香、川连、甘草、升麻、藕、陈火腿足骨为方。燥以除湿，湿以润燥。润燥二法，本自互立，今随证通变，润燥并施，乃别辟新径，各奏其功。又如治一人⁽¹¹⁾“小便频数，溺后有血丝血块”，王氏诊为“膀胱有热，肾虚有火，逼冲任之血而下走前阴”所致，乃断以通涩并举之法，遣用生地黄、阿胶、川连、赤茯苓、龟板、黄柏、大黄炭、血余炭、车前子等，其中生地黄、阿胶、血余炭，乃取其补涩之意；赤苓、黄柏、车前子等，则扬其通利湿热之长。通涩二法，虽治各一端，然相兼并用得宜，则相得益彰，奏效如响。患者药后即血止。

王氏对虚实夹杂之证，立法施治，精审细腻，其“寓清于补”、“寓补于泄”等法，堪为后学楷模。有一人⁽¹²⁾患消渴，服苦泄之品（川连、麦冬、蛤壳、建兰叶、鲜槐树根皮）后，大便坚且难，化清粪而易出，然脉仍数涩，舌红而碎，并见头晕、目眩、口渴消饮、带下、月事不至。王氏精思慧想，辨其证“属血虚而兼郁热，郁热日甚，脏阴日铄”所致，而“月事不至，血日干而火日炽，头眩目花、带下，皆阴虚阳亢之见证。”认定“脏阴为治本之缓图，清郁热乃救阴之先着”，以“寓清泄于通补之中”（川连、黄芩、黑山栀、生地、

当归、阿胶、川芎、白芍、建兰叶、大黄蜜虫丸）法。药后诸恙悉减。原案邓养初评曰：此治由苦泄“转方兼滋营阴，故获效转捷”⁽¹³⁾。可谓点睛之笔。另有“小便门”案⁽¹⁴⁾，有谓“前有淋浊之新恙，后有肠红之旧疾，皆由于阴虚而有湿热”，王旭高乃以“寓育阴于利水清热”法（猪苓、茯苓、阿胶、生地、槐米、枳壳、六一散、血余炭、侧柏炭）而取效。柳宝诒曾按此案：“两证贯串一线，用药自然亲切”⁽¹⁵⁾，亦属肯綮之言。

用药纯正取轻灵

王氏临证制方遣药，颇属审慎。他认为：“立法但取其轻灵，用药先求其无过。”⁽¹⁶⁾许多案例均显示了这一特点。如治一久病之人⁽¹⁶⁾，“去冬常患火升，交春木旺，肝胆阳升无制，”忽发寒热，“头面红肿，延及四肢，焮热痒痛。”本月来，肿势已减，四五日前，偶然裸体伤风，遂增咳嗽音哑，痰多口干，舌白，续发寒热，“胃气从此不醒，元气愈觉难支。”旭高辨析此证谓：“风火交煽，痰浊复甚，阴津消涸，阳不潜藏。”并思：若以“清火养阴，计非不善，抑恐滋则碍脾。化痰扶正，势所必需，又恐燥则伤液。”乃酌古斟今，取其纯正之法，以《金匱》百合知母地黄汤合《本事方》神效雪羹（北沙参、知母、鲜生地、蛤壳、海浮石、蝉衣、豆卷、青果、海蜇、地栗、百合、另珠粉），清热化痰而不伤脾胃，养液生津亦不碍痰湿。又治一人⁽¹⁷⁾，病心悸少寐，呕吐清水，咽痛，腹胀，王氏析其证为：血不养心，胃有寒饮，虚火烁金，肝木乘中。此相兼为病，选方最难驳贴，“盖补益心血之药，多嫌其滞；清降虚火之药，又恐其滋；欲除胃寒，虑其温燥劫液；欲平肝木，恐其克伐耗气。”乃仿胡道洽之法，以“胃为气血之乡，土为万物之母，一举而三善备焉”，乃处一方，取党参、冬术、云茯苓、半夏、枣仁、扁豆、陈皮、山药、秫米煎汤与服。不惟平正通达，且可验之临证。王氏认为：“用方最宜加谨，过清恐伤脾胃，早滋恐恋余邪”⁽¹⁸⁾，因此，他拟用甘凉法平调脾胃、治疗痧疫⁽¹⁹⁾；还以“理气疏郁”法，药取“辛通而不耗液者”，治肝胃气痛⁽²⁰⁾；以“芳香宣窍”法治暑病⁽²¹⁾；以“温运通阳”法治大便坚涩⁽²²⁾等等，皆灵活又纯正，深为后学所称许。

法不拘一贵变通

证之变端百出，论治之法总不能以通套成法以概其余，据证立法，勤思变通，乃是王旭高医案的另一特色。

王氏喜以复方治病，如一“内伤”患者⁽²³⁾，胸膈阻塞

而攻冲,寒热、大便溏、饮食少、右脉细、左脉弦。旭高则抓住“中虚营卫不和”,“肝逆攻冲”等病机,拟“四君子”合“逍遥”、加“左金”为治;治“身热不扬、小水不利、头额独热、心胸痞闷、舌苔白腻、底绛尖红”之湿遏热伏之证⁽⁴⁴⁾,乃责其“气机不利,三焦不宣”,以栀子豉汤“上下宣泄”,鸡苏散“表里分消”,二陈汤“中以和之”,以冀其三焦宣畅。有时王旭高又将煎剂和丸剂结合运用,如治先后天不足之虚损证⁽⁴⁵⁾,便以六君子汤增损煎汤,又另投由熟地、菟丝子、牛膝、白芍、龟板、杞子、鹿角胶、萸肉、河车等制成的丸药。哮喘一症⁽⁴⁶⁾,常因肺脾肾三脏相干为病,王氏根据“发时治上(肺胃)”、“平时治下(脾肾)”的原则,分列“发时服方”及“平时服方”进行治疗。小儿患病服药颇为棘

手,王氏乃思深而法备,独创“药枣”一法。曾治一例“脾虚而湿热蒸痰”之咳嗽⁽⁴⁷⁾,病儿病已半载,性畏服药,王乃以平胃六君汤加川贝、榧子,同研末,取大枣去核,每枣纳入药末二分(0.6克),同煮后,将枣取出晒干,一日可服五、六枚,“此病服之遂愈”。

参 考 文 献

- (1)(3)(4)(5)(7)(8)(9)(10)(11)(12)(15)(16)(17)(18)(19)(23)(24)(25)(26)(27)(28): 秦伯未·《清代名医医案精华》, 169, 169, 180, 167, 185, 179, 165, 190, 190, 177, 165, 165, 188, 188, 164, 182, 176, 172, 172, 180,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59.
- (2)(6)(13)(14)(20)(21)(22): 《增评御选四家医案》, 191, 189, 232, 309, 279, 265, 237,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83.

痰阻宗筋与男性不育

湖北省财贸医院 王宗铁

男性不育,古今医家和古今文献,大多从补肾论治,尤其是以补肾阳为主,也有滋填肾阴者,近二十年来这种学说比较普遍。现在由于人们生活,膳食条件的改善,油腻厚味,恣食豪饮,因而造成痰病痰证居多,痰阻宗筋,痰精混浊而致男性不育即是其例。盖体内素有痰浊停伏之辈,或人事纷纭,气机郁滞,以致痰浊阻遏肾气,气化不利则痰浊更甚,致使气机郁闭,宗筋不举而阳痿。或由于痰混精中,宗筋痹阻,精窍不利而致交合射精不能者。因此对痰病的诊治和研讨应引起重视。兹录验案二则如次:

痰阻宗筋 阳痿案

张××,男,30岁,干部。1983年10月18日就诊。婚后因阳痿而四年无嗣,曾多次服补肾壮阳剂和促性激素类药而未获寸效。形体肥胖,时有头晕目眩,口中粘腻,四肢困重,脉沉滑有力,舌根部白苔厚腻。虽时有性欲萌动,然阳事难举,阴茎弛纵,此痰湿内盛,下流阴器,阻遏宗筋使然。法宜化痰为主,兼以舒肝启脾为治,俾气顺痰消,阳事即举。“安身之本,必资于食”,嘱其饮食清淡,禁戒烟酒。处方:柴胡6克,茯苓20克,鸡内金10克,苍术10克,白术10克,半夏10克,陈皮10克,白芥子15克,胆星10克,枳实6克,木香6克,香附6克,郁金6克,焦山楂20克。服药十五剂,性欲增强,阳事时兴,然举而不坚。药中病机,效不更方,继进十五剂

而房事正常,三月后其爱人受孕,足月后顺产一婴。

痰阻宗筋不射精案

尚××,男,30岁,工人。1978年4月12日就诊。婚后三年因性交时不射精,故无子。经中西医多番医治,而病无瘥。形体胖,喜食肥甘,素常情志抑郁,常头晕失眠,由于性交时无精液射出,故致性欲日减,舌质淡红,白苔厚腻,两脉沉滑。此肝气不畅,疏泄失常,聚湿生痰,阻遏宗筋,流注精道,致使气机阻滞,痹塞精窍,故精液不能溢泄而成本证。法宜疏肝化痰,佐以通利精窍。处方:柴胡6克,郁金6克,制香附10克,茯苓20克,半夏10克,陈皮10克,广木香6克,焦山楂20克,王不留10克,路路通10克,白芥子20克,穿山甲10克。服上药十五剂,性交时有少量精液射出而且有快感,故性欲增强。嘱其守方服药两月,注意清淡饮食,怡情放怀。四月后来函称谢,言其爱人已有身孕。

按:案一方中以白芥子、焦山楂、法半夏、胆南星、苍、白术化痰燥湿。香附子、枳实、广木香、陈皮、郁金行气舒肝、解郁化痰。前者蠲化痰浊、后者即本“化痰先行气”之旨,方中肯綮、故收效甚捷。

案二以郁金、柴胡、广木香、制香附、陈皮行气,气行则痰消。又以白芥子、法半夏、焦山楂、茯苓蠲化痰浊。复以王不留、路路通、穿山甲通窍开塞。药分三路而制一疾,故而愈。